

日本优秀侦探小说

内田康夫 著

齐明皓 译
杨亮

翻过平城山的女人

父亲野平去寺院寻找喜爱佛像的失踪女儿繁子，
结果父亲是假父亲，女儿是假女儿……
M商事的桥口社长移情于像佛像的女子……
这一切与四十年前香药师佛的失踪有关吗？

珠海出版社

日 本 优 秀 侦 探 小 说

翻过平城山的女人

内 田 康 夫 著

齐明皓 杨亮 译



珠 海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过平城山的女人/[日]内田康夫著;齐明皓,杨亮译.

-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8

(日本优秀侦探小说丛书)

ISBN7-80689-098-X

I.翻… II.①内…②齐…③杨… III.侦探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857 号

翻过平城山的女人

©内田康夫 著

齐明皓 杨 亮 译

策 划:力 群 终 审:罗立群

责任编辑:李一安 靳 红

装帧设计:大 宇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邮政编码:519002

地 址: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邮 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 话:0756-2639346

E-mail:zhcbs1@pub.zhuhai.gd.cn

印 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375 字数:181 千字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书 号:ISBN7-80689-098-X/I·443

定 价:1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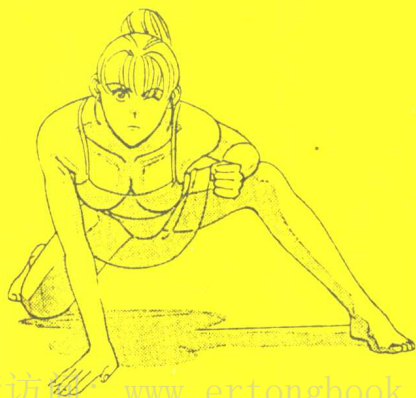
内田康夫 高产质优的日本推理小说大师。东京人，生于1934年11月5日。从日本东洋大学毕业后，在某影视广告公司从事了20多年的广告词的创作。

46岁那年，以《死者木灵》一书崭露头角，步入文坛。两年以后，专业从事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他构思奇特，写稿速度惊人，近20年来，向广大读者推出了130多部脍炙人口的侦探推理小说。他创作的《本冈坊杀人事件》、《幸福的手书》和《天河传说杀人事件》等30多部小说先后被搬上银幕，被制成录像带和CD光盘。他笔下的业余青年侦探浅见光彦，深受日本青年的喜爱。由于作品畅销、长销，以致销量始终遥遥领先，多年来连续荣登“作家纳税大户”榜首。他曾荣获日本文学艺术家俱乐部1996年大奖。现系日本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和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会员。

责任编辑：李一安
靳红
封面设计：大宇
电脑制作：罗玉先

日本优秀侦探小说丛书

- 沉睡的记忆
- 花儿无价
最后的明星晚宴
- 盆景
- 海市蜃楼
- 蓝色长廊之谜
- 魔镜
- 第四十六号密室
- 英国庭园之谜
- 透明的遗书
- 翻过平城山的女人
- 风葬之城
旗振山疑云
- 通灵女





录

序 幕	1
第一章 写经寺	9
第二章 奈良之宿——日吉馆	42
第三章 香药师佛的秘密	74
第四章 棘手的嫌疑犯	102
第五章 消失的“真品”	134
第六章 日本美术全集	177
第七章 爱上菩萨的男人	206
第八章 秋筱里的悲剧	232
尾 声	261

序 幕

1

细雨无声湿佛领，
恍觉春至奈良坡。

——会津八一

人们把位于奈良县和京都府交界即古时的大和国与山城国交界处的连绵起伏的丘陵地带称为平城山。从前在女子学校广泛传唱的一首歌中有过这样的歌词：“思恋何等苦，直叫人神伤黯然，踟躕情难诉，不觉竟至平城山，心中悲情何以堪。”这首歌曲的歌名就叫平城山。翻过平城山往来于奈良与京都之间的道路被称作奈良坡。在古代指从平城宫址的北面前往山城国的“歌姬道”，如今一般指通过般若寺旁边的24号国道——奈良通衢的丘陵附近。

就像在地图上看到的那样，奈良坡作为连接京都、山城和大和、吉野的最短的路线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冲。它是前往地方国衙赴任的万叶人与家人、恋人依依惜别之地，同时

序
幕

翻过平城山的女人

用于建造东大寺大佛殿的木材在从木津川卸到岸上后也要通过这里来运送。

在宇治击败源赖政的平重衡乘势燃起焚毁以东大寺、兴福寺为首的南都^①寺院堂塔的大火时，也是通过奈良坡而侵入南都的。重衡在后来的一谷之战中兵败被捕，虽然暂时被押解到镰仓，可是由于奈良僧众对其积怨至深，随即又被押到了奈良，最后在与奈良坡相望的木津川畔被斩首。

奈良通衢——现在的 24 号国道由京都木津町的旁边进入奈良县，在就要上到奈良坡坡顶的地方与原来蹬旧通衢一分为二向左边延伸开去成为旁路。在位于其岔路口的汽车站牌上赫然可见“奈良坡”三个字。旧通衢是仅能容得下两辆车交错擦过的一条窄路，道路两侧排列着房檐紧贴在—起的古旧商业街住宅模样的民居。一路上还能看到坍塌破败的瓦顶板心泥墙。要是出现一座使用了新建材的建筑物的话，那就会给人不伦不类毫无雅趣的感觉。

般若寺就位于旧通衢的最高处相对平坦的地方。般若寺的楼门属于国宝，此外还有十三层的石宝塔及文殊菩萨骑狮像等重要文化遗产，其别名——大波斯菊寺也声名遐迩，但是来这里观光的游客却意外地少。在经过般若寺往奈良市内的东大寺方向去的下坡路途中，一座身高两米多的石佛就立在三岔路口的角上。

它就是会津八一在诗中所咏到的那座石佛。大概在八—的时代它是悠悠自得地伫立在大波斯菊簇生的草地上的，可是如今其周围逐渐被民居侵占，水泥预制板墙挡在它身后的

① 奈良的别称，相对于京都（北都）而称的。

三面上，在这样一个一坪见方的窄小空间里它自然就显得窘迫不自在了。

但是石佛的笑脸依然如故。由于它微笑着面西伫立的身姿，不知从何时起被人们称作“夕阳地藏菩萨”了。八一曾经这样描述道“其表情如笑如泣一般”。

如同八一诗中所吟诵的那样，这是一个细雨霏霏的初春的午后。虽说是春雨，可气温却丝毫没有回升。由于原本平地里就鲜有游客，故这天奈良坡的旧通衢上几乎看不到行人。

虽然如此，要是原野尽头的路段那姑且不论，可这里也算得上是奈良市区的一角，好歹也有般若寺、夕阳地藏菩萨两处名胜的奈良坡此时的寂静着实让人感到有些意外。

雾雨里，有一位女性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夕阳地藏菩萨前。她既没撑伞也没有穿雨衣。由于立在夕阳地藏菩萨的没有可以避雨的屋檐下，故头发和肩头都被雨淋湿了。

她显出一副等人的神情，不时地向坡上坡下张望。因为她时不时瞥一眼腕上的手表，所以说不定是与某人约好了要会面吧！

过了一阵儿，她似乎有些等不下去了，便离开了那里，登上奈良坡走进了位于到般若寺这段路中间的出售种苗的商店屋檐下面。

在那儿她像是要透过夕阳地藏菩萨和般若寺似地张望了一阵儿。在此期间又看了数次手表，之后便走进了雨中。

这次她径直通过般若寺前，快步穿过奈良坡的街巷绝尘而去，其间未做任何停留。

京都府相乐郡加茂町，仅在数年前还是一个人口九千多人，并且拥有大片大片田地和茶园以及栽培香菇的林子的，悠然一副牧歌式风景的田园地带。虽然它惟有壁纸制造方面闻名全日本，但也是闲适静谧且典型的“乡下”。

可是，在町域正中央什么也没有的丘陵地带，可容纳三千户居民的巨大住宅区拔地而起，人口膨胀至原来的两倍。如今穿梭于加茂町和奈良、大阪之间上下班的工薪族多达五千人左右。

4

曾经也有都城建在加茂町。在公元8世纪中叶圣武天皇时代这里被称作“恭仁京”。不过此都城只存在了从平城京往平安京迁都期间这段如同夹缝一般短暂的时期——仅三年零两个月，宫城还没竣工时便迁都至摄津难波宫，历史短暂得几乎不为人关注。

加茂町最有名的历史遗迹首推净琉璃寺。它是一座远离奈良市区不便步行前往的田园中的小寺庙，但却因堀辰雄的一篇小品文——《净琉璃寺之春》而一跃成为年轻女性喜欢光顾的地方。

文中这样写道：“……到达奈良的翌日清晨，在行进途中，不觉被绽放于山路上的蒲公英或荠菜的花朵所吸引，心中不由得涌起怀念旅人的情怀来，继续步行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到达了净琉璃寺，在不起眼的寺门旁边，忽然发现一株正在盛开的马醉木，那一瞬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最初，我们都注意到那个没有任何外观结构可言的

小门，竟然就是寺院的山门而险些舍其而过。正在这时，门里的一株盛开的绯桃树之上，有件令人顿时一惊的东西——映入眼帘的是好似倏忽间便会高翔而去、世间没有的有着美丽色彩的鸟翼一样的东西，惊诧之间，便驻足其处。原来是净琉璃寺塔上的锈迹斑斑的九轮。”

从这篇文章也能想像出当时的情形——那时净琉璃寺附近仍旧只是田园地带，甚至连净琉璃寺在何处都不甚明了。现在道路已铺就完毕，寺门前有五家左右带停车场的土产店兼食品店。

但是，狭窄的地形上大型观光巴士无法频繁开入。从奈良来此观光要么乘出租车来，要么就只有搭乘发车班次较少的公交巴士了。

要说不方便的确是不方便，却由此受到那些希望享受大和路的静谧和闲适的人们的欢迎。

在去往寺院的参拜道路两侧延续着由马醉木搭种成的篱笆墙。在可爱的白花盛开的时节，狭窄的参拜路上人头攒动。

但是，开花的季节还为时尚早。更何况因为这场冷雨，今天净琉璃寺附近显得寂静冷清。

吉田初枝打开店门，抬头看了看阴郁的天空，紧接着便打了一个喷嚏。

初枝的家是一间兼营茶店和土产店的小店铺，就在从净琉璃寺参拜道路的中途沿由踏脚石铺成的路往左一拐的地方。据说初枝的丈夫武男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家店就已经栽培鲜花并向寺庙和旅馆等供货了。不久，便作为一家向来净琉璃寺上香的香客，出售搀有艾蒿叶的糯米点心等时令食品

翻过平城山的女人

的茶店式的店铺开张经营起来，为净琉璃寺门前各家店铺中的第一号。

因为原来是家花店，故每代店主也是插花师傅。武男虽然长着一副粗犷且棱角分明的面孔，但同样拥有花道名师的头衔。在店里的工作之余，于店铺旁边稻草葺的屋顶的屋里也向町内的主妇们，或偶尔从远方来的游客教授花道。

虽然上午还有游客，但一过下午2点客人便稀少了许多。一群高中生模样的少女像是避雨似地飞奔进来，她们一面聚在一起大声嬉笑，一面花很长时间挑选明信片 and 护身符上的串铃等便宜的纪念品。这之后便再没有游客来了，也看不到行进在参拜路上的香客的身影。

6

初枝担心如雾一般的细雨飘入店面打湿商品，便想索性打烊算了的时候，去大阪的批发商那里进货的武男从外面走了进来。

“山门那里有个怪怪的女人。”

武男一面脱着防雨斗篷，一边朝外面嗽了嗽嘴说道。

“怪怪的女人？”

“她在山门下面一会儿蹲一会儿站，我想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可似乎又不像是那样。”

“嗯……这是怎么回事呢？”

初枝走出店铺，跑到了参拜路上。

雨既未下大，也未停住，仍就如随风轻摆的窗帘似的继续下着。雨中有位女性伫立在净琉璃寺那不起眼的小山门下面，她面向供奉着药师如来像的三层塔一动不动地站着。

那悲伤忧郁的立姿让人觉得像是在哭泣。

她穿着件淡蓝色的夹克，将衣领高高地竖着，既不撑

伞，也未戴帽子。虽然下的是雾雨，可雨水却也顺着屋顶流到了下面。长发湿漉漉地贴垂在她的肩头。大概雨珠正顺着她的面颊从下巴颏滑落吧！

初枝急忙返回店里。

“她在干什么呢？”

初枝向在里间开始分货的丈夫询问道。

“我当时觉得要是做祈祷的话时间似乎过长了一些，怎么？她还在那里吗？”

“还在。现在站着……大概是祈祷吧！”在初枝眼里，那位女性只是呆呆地伫立着而已。

“可别患上感冒什么的。”

“是啊，我也这么想。”

虽然气温也许略有上升，可春雨依然冰冷。

“我去一下就回来。”

初枝撑开伞再一次走到店铺外面，朝着山门方向一路小跑而去。当接近到距离其只剩二十米左右的时候，那女人注意到有人走近便把脸转了过来。雨滴从发梢抖落下来了。

“你被雨淋湿了。”

初枝一边觉着讲出了连自己都非常清楚的事情，一边放慢了脚步。女人大概有二十四五岁吧，长着一张不施脂粉的白皙的素面。嘴唇与其说是红色毋宁说近于紫色，一望之下让人觉得她似乎正忍受着寒冷的侵袭。

大眼睛、高鼻梁称得上是美丽的脸庞却因此有一种凄惨哀怨的韵味。给初枝印象深刻的是她右眼边有一颗小小的黑痣。不过打湿她面颊的不知是泪还是雨。

“可以的话，这把伞就借给你吧。”

7

序
幕

说着，初枝将拿在手里的伞递了过去。“我就在那边的土产店里。用完后还回来就行了。”

“谢谢。”

女人小声说着，就在那一瞬间她似乎被吸进的雾雨呛着了，一边轻微地咳嗽一边点了下头：

“不用了，我马上就走。”

一副东京人干脆利落的说话腔调。说完，她又一次回眸朝三层塔望了望，便转身步履轻盈地离去了。

在走到参拜道路的尽头时，回身朝初枝微微颌首之后便消失在雨雾中。

第一章 写经寺

1

3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浅见光彦接到《旅行与历史》杂志的藤田总编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藤田对浅见说：“听说奈良的日吉馆就要不复存在了，你能否去做个采访？”星期一大早便慌慌张张地打来电话，一定是发生了龃龉的事情，比如说约稿没有按时被交送之类的事情。浅见半带戒心地应对道：

“日吉馆是什么呀？”

“唉？浅见你真的不知道吗，那个有名的日吉馆？”

藤田有些鄙视地笑了一阵儿。

浅见忍受着藤田的嘲笑，又询问了一次：“那是什么呀？”

“真是让人吃惊啊，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如果你好歹也算是个耍笔杆子的人，我希望你知道一下日吉馆。”

“你就别再说教了，请告诉我那是什么。我也并非是那种有时间听你教诲的闲人。”

9

第一章
写经寺

翻过平城山的女人

“哎……你说你不是闲人，这么说你在勤奋工作啰！”

“那还用说嘛。目前我正忙着采访与女儿节陈列的偶人有关的神秘之事，今天又要大忙特忙了。”

浅见说得有点煞有介事，不过“大忙特忙”既不是谎话也并不夸张。

那时的浅见被卷入了一桩有女儿节偶人纠缠其中的奇怪事件里，每天的确是东奔西走忙个不停。

“是女儿节偶人呀！的确，时下正是知天下的女儿节啊！”

藤田一边开着无聊的玩笑，一边将浅见不同寻常的积极态度尖刻地讽刺成“知天下”。

10

“那么，为此你净闲逛了些什么地方呢？”

“对于闲逛这样的字眼我颇感刺耳。”

浅见相当不满地说道，接着又说：“主要对象是门迹尼庵。”

“嗯？门迹……什么？”

“是门迹尼庵，就是由不再拥有尊贵地位的皇族或贵族小姐来作主持的尼姑庵。”

“唔，这样的庵就叫做门迹尼庵啊。”

“如果好歹也算得上是个历史杂志总编的话，我希望你对此能有所了解。”

“行了，行了。话说回来，你走访那种地方，与女儿节有何关系呢？”

“从不谙人世天真无邪的年轻贵族小姐来看，当尼姑几乎都是出于无奈。据说为了排遣寂寞便随身携带女儿节偶人一同前往。因为在女儿节偶人中有秘藏的珍宝，所以我去探

访一下看能否有所收获。”

“唔……等等。这么说，你不是要去拜访寺院的主持吗？”

“是的，也就是要去拜访寺院。”

“太好了！”

电话那头，大概藤田在下意识拍手之际丢落了话筒吧！浅见耳边响起几乎要震破耳膜的尖锐刺耳的噪音。

不管何事让藤田如此欣喜，浅见都觉得有些不安。因为照以往的经验，许多情况下藤田的“太好了”对浅见来说则是“太糟糕了”。

“浅见，这对你来说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藤田用柔媚肉麻的语调说道。这是越来越需要警惕的征兆。

“合适什么啊？”

“是这样的，你不是说贵族小姐当了尼姑嘛，那么门迹尼庵大概是在京都或者奈良一带吧。”

“可以这么说，不过也不能一概而论。”

“一概也好，什么也好，总之在你工作之余就行了，顺便去日吉馆采访一下吧！”

“顺便？……”

“对，不管哪条路，你不是都要到奈良去吗？那样的话，不就是顺便吗？就以《啊——日吉馆要往何处去》为题简简单单写一篇三十页左右的文章吧！虽然差旅费自己出，不过稿费照老规矩支付。”

藤田以一副仿佛为对方作了天大的好事而要别人领情似的施恩者的腔调说道。随后又讲了一句“那么就拜托了”，

翻过平城山的女人